

THE LAST LIGHT ON



門檻 11

最後一盞亮著的燈

活下來與仍然站著，有很深的差別。

活下來是一種本能。

仍然站著是一種選擇。

許多人以為這兩件事是一樣的。

不是這樣的。

一個人可以在風暴中活下來，卻在餘生裡一直躺在自己的廢墟上。

另一個人可以穿越同一場風暴，收拾剩下的東西，決定繼續走。

差別不在傷口。

差別在姿態。

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人生是成果的問題。

後來考驗來了。

我發現人生首先是耐受的問題。

道德上的耐受。

情感上的耐受。

做人的耐受。

有些年，一切似乎都在配合。

人們來到身邊。

機會增長。

計畫發展。

連未來似乎都有一張友善的臉。

然後是另一些年。

不同的年。

不問你渴望什麼的年。

而問你能承受什麼的年。

那些是不會出現在照片裡的年。

沒有人慶祝的年。

主要的事只剩下繼續下去的年。

我學到，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想像中的崩潰點。

一個他對自己說的極限。

「如果發生這件事，我會撐不過去。」

「如果失去那個，就完了。」

「如果那個考驗來了，我會倒下。」

我也曾這麼想。

然後人生帶著它慣有的諷刺，決定來驗證。

我們常常發現一件令人驚訝的事。

我們比自己想像的更能承受。

不是更強。

而是更能承受。

力量屬於英雄。

承受屬於平凡人。

屬於那些早上醒來的人。

屬於那些繼續工作的人。

屬於那些面對看診預約的人。

帳單。

責任。

缺席。

恐懼。

卻依然找到繼續下去的方法。

他們才是活下去的真正專家。

在我的一生中，我遇見過有充分理由放棄的人。

他們的理由比我曾有過的多得多。

然而他們繼續了。

不是因為他們樂觀。

不是因為他們天真。

不是因為他們無視痛苦。

他們繼續，是因為有人依靠著他們。

一個女兒。

一個兒子。

一位母親。

一位丈夫。

一位妻子。

一個朋友。

一個社群。

責任有時會產生一種單憑品格所沒有的力量。

當你不只為自己而活，你就變得更能承受。

不是更快樂。

不是更刀槍不入。

而是更能承受。

人生中有一個點，你不再問自己：

「為什麼這會發生在我身上？」

而開始問自己：

「現在我該做什麼？」

當這個轉變發生時，有些東西改變了。

苦難並沒有消失。

但它失去了主角的位置。

舞台重新被行動佔據。

被當下佔據。

被下一步佔據。

回看走過的路，我發現決定性的時刻，不是那些偉大勝利的時刻。

而是那些偉大堅忍的時刻。

我疲憊的日子。

我害怕的日子。

就算我放棄，也沒有人能責怪我的日子。

然而，不知怎麼地，我繼續了。

並不總是做得好。

並不總是從容優雅。

並不總是勇敢。

但我繼續了。

如今我不信任完美的敘事。

我不信任那些聲稱自己從未懷疑過的男人。

我不信任沒有裂痕的傳記。

原因很簡單。

它們不存在。

每個人心裡都帶著一座看不見的戰役檔案庫。

有些贏了。

有些輸了。

有些還沒結束。

成熟不在於消除它們。

而在於學會與它們共存。

隨著時間，我明白了另一件事。

疤痕不是力量的反面。

而是力量存在的證明。

沒有人不帶傷痕就能走得遠。

沒有人能真正穿越時間，而不在路上留下些什麼。

問題不在於我們會不會受傷。

問題在於我們之後會做什麼。

我們會把自己封閉起來嗎？

我們會變得苦澀嗎？

我們會變成世界的審判者嗎？

還是我們會不顧一切，繼續相信人？

對我來說，這是最難的考驗。

不是繼續活下去。

而是繼續信任。

繼續懷抱希望。

繼續建造。

繼續去愛。

保護自己，比保持敞開簡單得多。

變得憤世嫉俗，比保持願意付出簡單得多。

退縮，比繼續前進簡單得多。

然而，我所認識的最好的人生，總是在恐懼的另一邊。

也許這就是仍然站著的真正意義。

不是刀槍不入。

不是戰無不勝。

不是完美無缺。

而是拒絕讓傷口決定我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回頭看，我看見的不是一個避開風暴的男人。

我看見的是一個穿越風暴的男人。

有些穿越得好。

有些穿越得糟。

有些在裡面留下了自己的碎片。

但終究穿越了。

到頭來，我相信每一段人生都由一個問題來評斷。

不是你爬得多高。

不是你擁有多少。

不是你受到多少讚揚。

而是當其餘一切都被奪走時，還剩下什麼。

我知道我的答案。

那不是英雄的答案。

不是非凡的答案。

而是一個人的答案。

在失去之後。

在錯誤之後。

在疾病之後。

在分離之後。

在恐懼之後。

在時間之後。

我還在這裡。

仍然站著。